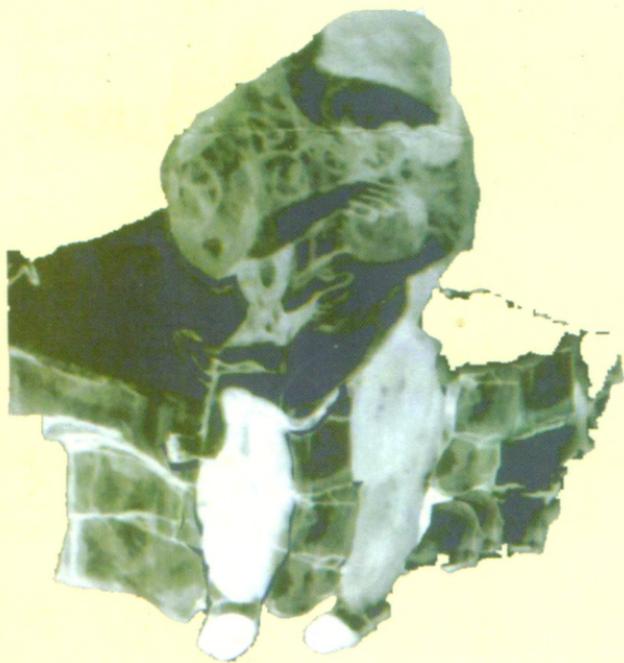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学人丛书

我的九娘

冷启方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我的九娘

冷启方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九娘 / 冷启方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5.5
(中国学人丛书 / 张天兴 陈伟权主编)

ISBN 7-5034-1635-1

I.我… II.冷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0507 号

我的九娘

作 者: 冷启方

责任编辑: 于保政

主 编: 张天兴 陈伟权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照排设计: 南京远东图书中心

印 刷: 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20 字数: 2400 千字

印 数: 5000 册 插页: 4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34-1635-1/G·0315

定 价: 260.00 元(全套) 本册定价: 1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由承印厂负责退换。

内容提要

作者在小说中,以一个小字辈的视角,运用了白描手法,重点采用梦与独白、独白与梦交替出现的形式,叙述了一个边远村落桃庄的完美主义者“九娘”的一生。其间,因九叔生理缺陷,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,故编织出了两个时代,或更远点三个时代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。



依稀旧梦

——序冷启方长篇小说《我的九娘》

□ 赵剑平



因走得匆忙,我把还没来得及读完的《我的九娘》的稿子遗忘在办公桌上。没想到,我到北京没几天,冷启方把《我的九娘》的拷盘又特快专递来了。我对《我的九娘》有一种幽灵的感觉。我所以答应给《我的九娘》写一点文字,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。一是作者是基层文联的。文联工作不好搞,没有硬的指标和任务,而文学艺术又是不甘寂寞的东西,尴尬尴尬的,要找事情,然后找钱,有时候还要搭进去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。冷启方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写长篇小说,可喜可贺。二是这些年长篇小说创作活跃,遵义也不例外,省两次招投标,正安县的王华和桐梓县的邹德彬分别榜上有名。但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做多少工作。比较而言,中、短篇小说的创作,投入精力少,见效快;而长篇小说的创作,则意味着一种较量,跟自己生命的较量,跟时间的较量,跟艺术功底的较量,跟经济实力的较量。可以说,除了这片乡土积淀深厚的文化熏陶,没有一种文学的使命意识,这种较量也是不可能持久的,如果有人把这种较量仅仅归为名利的诱惑,那实在是一种肤浅。历史上,远如曹雪芹,近如老舍,因为不同的原因,都没有完成这种较量而留下旷代悲歌。所以,从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,可以看一个社会的取向和一种文化的气度。衣食无忧,才

有精神的创造；百花齐放，也才能够著书立说。但这之间，只是一种自然条件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长篇小说创作，最终还要靠创作主体自身对这个时代的把握，靠创作主体自身审美的追求。选择长篇小说的创作，实在地就是选择一种命运。我对那些从事长篇小说的朋友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始终都充满一种敬意。



《我的九娘》不过十万多字，应该算一个小长篇吧。时间跨度虽牵涉一个人的一生，但故事并不复杂。瓦氏家族的桃园，身体和头脑都不健康的九叔娶了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九娘。既要维护家族的体面，又要满足本能的欲求，九娘先后与家族中两个叔伯弟兄瓦正阳和瓦正奇偷情，并先后生了女儿桃叶和儿子乔皮。瓦正阳和瓦正奇在桃庄都是人中之王，一个先前是生产队长，一个后来是村长，两强相争，自然免不了九娘的周旋，并最终和解。而几乎一种大团圆的时候，九娘却被人暗害，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一生。小说中两个主要情节，一是文化大革命瓦正阳斗瓦正奇，一是土地承包的时候瓦正奇阻止瓦正阳承包桃园，都是九娘“软索套猛虎”的实施和上上下下的奔走中得到化解。显然，作者想通过九娘这个人物的塑造，表明对生命的一种态度，以改善生存空间的一种理想，而桃园非“世外桃源”桃园也是一个社会，有人间的恩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有历史，也有未来。作品的基调是积极的，而九娘这个人物也有一定的真实性。

这里，还值得一提“后来成为作者的九娘的侄儿”。这个忽隐忽现的幽灵般的人物，虽然对事件的起落并不产生任何影响；但他的存在，却为整个叙述提供了一个视角。而且，随着视角的变化，表达空间也变化，为多方位塑造人物创造了条件。作品中。主人公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就是这种转换的结果。同时，这个人物的设置，哪怕是一种技巧的安排，却为作品蒙上了一层色彩，一层思辨色彩，也客观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。在长篇小说中，尤其



是那种呈线性发展的情节，视角的切入和转换，无论从叙述的节奏，还是从阅读的感觉，都是很重要的。一部长篇小说，在基本的结构有了以后，选择哪一种写法，并运用自如，的确可以决定作品的成败；这就好比一幢建筑，成败也常常是由它的式样和色彩来决定的。尽管作品在这种选择上有一些凿痕，但作者大胆尝试的精神难能可贵，而且，《我的九娘》最初吸引我的，的确也是这种东西，它给一些平常的情节和人物披上了一件外衣，飘飘若仙，如梦如幻，让人新鲜，并为之振。

作序，无外乎两个意思，一是为人，一是为文。为人而序，少不了溢美之辞。为文而序，则应该说出来作品的真实。就我读到的《我的九娘》的缺点是明显的，比如，性描写较多，也太露，这直接影响了作品思想的开发和深化；而语言文字方面，还显粗糙，作者在这方面还要下功夫。当下，有高中生，甚至初中生写小说，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，而且一印就是几十万册。我前两天和几个朋友在饭桌子上讨论这个问题，觉得这种现象的背后如果没有商业炒作的话，那是很危险的，这意味着一种文化危机，一种文化断代的前奏。但作为一个成年作家，功力的深厚扎实程度，永远是决定他创作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我还是要说《我的九娘》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作品。

2004.9.19 北京



1 这个夏天，蝉也好，知了也好，它们都在断断续续的啼鸣，那声音却慢慢浸入了人们的心扉，是那樣的婉转而绵长。不像九娘，九娘已经守在九叔的坟茔旁整整哭了两个下午了，如果再哭，就是三个下午，或四个下午，等等。然而却一直没有哭出个标准来着。就像哭一只鸭子，或哭一条死鱼，等等。原因何在呢？你就直接问九娘好了。

九娘是九叔的妻子，现在通称老婆，这一点不假。如果不是九叔的存在，那就不叫她九娘了，起码应该是大娘、二娘、五娘、七娘、十娘，等等。叫九娘，不光是桃庄组（以前叫生产队）瓦氏家族的荣幸，更是四奶奶她老人家的荣幸。

想当年，四奶奶一口气为四爷爷生了八个女儿，个个如花似玉，金枝玉叶。当时四爷爷就对天发誓，要是哪一个女儿有半点闪失，或不如意的地方，他会叫她粉身碎骨。

可惜呀，这些女儿当中，没有能让四爷爷挑剔出星点儿毛病的。从另一种角度看，又让四爷爷无不感到欣慰、自豪和骄傲。

四奶奶为了生儿子生得都有些疲惫了，便试探性的问四爷爷：还生吗？

四爷爷张圆了张飞眼，立起一撮胡须，叉开双腿，劈柴似的炸出一句叫人毛骨悚然的话：生，一直到跟老子生出一个儿子为止！

四奶奶会心一想，生孩子是辛苦一点，但生个儿子来，也是她这一生的最大骄傲。某种意义上讲，生孩子对他们家已经成了一项非大可小的工程了，四奶奶便毫不含糊的把这项工程应承了下来，说，生就生吧！

于是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四奶奶就躺在床上、叉开双腿、昼夜不停的，让四爷爷把那根梁枰杆样的东西，尽情地往她下身那儿



插。他们插的是精气神儿，插的是鲜血和生命。四爷爷神气十足的说，这次播种，四奶奶表现不错，收获一定会很好。四奶奶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脸上绽放出了一副灿烂的笑容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，像滔滔大河里蹦出了一条鱼儿一样，从四奶奶的胯下，蹦出了一个顾名思义为婴儿的东西。就是我们的九叔。

九叔刚刚坠地就纛漏百出，首先是不会啼哭；然后就是头顶冲出一根血柱子，像化学老师做实验时，在试管里盛满了红色液体，而又将盛满红色液体的试管反盖在人的头顶上一样；最后是九叔的左脚大母趾旁，醒目地多长了一根大母趾，大小一致，界线分明，让人琢磨着，分不清到底哪一只可以确定为大母趾……四爷爷用一块粗布把九叔裹起来端着，说：怪物，真他妈的怪物！

至于九叔后期的成长过程，无可置疑，肯定是无比的艰涩和困难的了。四奶奶从昏迷中醒来，她透过昏黄的灯光，接过四爷爷手中纛漏百出的儿子，惊讶地叫道：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天啦！然后她又用哀求的、试探性的口气向四爷爷讨饶似的说：这东西，还要吗？

四爷爷也环顾四周昏黄的灯光，然后哀声叹气的说：算了吧，我们都不能再拖了，就让这小孽种活下来吧，再拖，肯定还不知道会生出牛尾巴、猪尾巴的东西来哩！可恶，真的可恶！尽管四爷爷的话来得多么尖酸刻薄，但归根结底还是让这个怪物活下来了。这样说来，四奶奶和四爷爷对九叔算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可以说，这次对九叔的宽大，四爷爷是出现了奇迹。通俗地讲，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四爷爷是会把这小怪物扔掉喂狼的。四奶奶当时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四奶奶像做错了事后得到了原谅一样，很感激的说：让他留下来吧，我会好好喂养他的，可能他还是我们的福分哩。



四爷爷有些气愤地说：放屁，他也算福分，把他留下，才是他的福分哩！

四奶奶也没跟四爷爷争。于是九叔就被这个世界光荣的留下了。

九叔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三天之内，那条粗壮的血柱子争气地消失了，可是四爷爷事隔不久，却生了不治之症——淫弱，悲惨地离开了人世。他真像一只蜂子，没有了蜇子，就会死去。在四奶奶的心中，他就像一只心爱的蜜蜂，甜蜜了别人，却毁灭了自己；或像一只荆棘鸟，歌歇而生命止。

四奶奶像中国所有的寡妇一样，千辛万苦地把九叔拉扯大，这真不容易哦。那时四奶奶经常跟饥饿和寒冷滚打在一起。作为女儿们，她考虑得太少了，可是九叔，却成了她的心头肉。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四奶奶在最后的关头，只剩下一只玉镯了。她常常掂着玉镯默想，这只玉镯一直代表着四爷爷的希望。四爷爷临死前就嘱咐：不管怎样的紧急关头，都不能卖掉玉镯。因为这个玉镯是传宗接代的信物，是他们家血系的标志，只要信物还在，那么这家人就没有与这个世界脱钩。四爷爷的话像铁撬一样硬，不管四奶奶再怎样模糊和混沌，都不能忘掉四爷爷临终前的叮嘱。从而四爷爷的叮嘱，又成了四奶奶保护好玉镯的理由。我们纰漏百出的九叔，一直都没有知道四奶奶藏有这样一块心病。换言之，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

九娘嫁到桃庄这天，已经是六五年了，这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。人们都通俗的认为，秋天是最适合婚嫁的季节。一路的唢呐声把九娘的心吹得动来荡去的，那时候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没有彼此交流，甚至彼此连面也未见过，可以说，还是躲在社会主义社会背后，继续走封建主义社会的婚姻道路。九娘



不认识九叔，也就是其中之一，九娘不计较，她为什么要计较呢？

年轻的九娘，矮矮敦敦的；脸很宽，黑红黑红、油亮油亮的；最煽动人心的是九娘鼻翼处到嘴角处的那一对小括符，打那瞧去，你就会被自觉不自觉的概括进去了；九娘双眼皮，眼珠子挺亮，又很活动，只要稍加挪动，那种性感的味道也就应运而生了；九娘眼角处时时流露出一种笑意，只要将眼角处象征性地一动，整个的脸就会被勾勒成一幅菊花图，或一幅芍药图；九娘保留的两条又粗又短的辫子，就犹如保留循环小数的循环节，永远拉不长，也永远缩不短，如果人们靠近她，那也方便透了，可以随手抓住这两条粗辫子；九娘的嘴巴稍显大一点，但当她张开嘴巴的时候，露出的那排牙齿，却是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，使你感觉很是适度，那副薄薄的、肉肉的、约显紫红色的嘴唇，总是常常出现着一种莫名的颤动，从而会使你产生亲她一口的念头；九娘的整个胸脯被高高隆起的乳房衬托得格外明晰，或叫人用手侍弄它一下也不妨；九娘的腹部总是均匀地起伏着，很是迷人，整个过程就像海河里生起又降下的波浪，让你总想磕碰它一下……

当然，我们作侄儿的是不能妄自讨论九娘稀稀疏疏的几根腋毛，卷曲得像一网钢丝或像一圈永远也不生锈的铝线。更无从谈起九娘的下身是多么的丰满和线条，让人百看不厌。当侄儿的只对九娘作过一些皮毛的研究，不敢妄自菲薄的对一个长辈多加联想、想象或夸张。还是请诸位客官问问我们桃庄五十出头的瓦氏家族的人们吧！兴许，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，至少会为你提供许多有关九娘生平的资料。不过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信任的，那就是，当男人们看见九娘后，不妨对她滋生拥抱、亲吻、甚至性交的冲动。

2、虽然九娘并没跟九叔晤过面，但九娘还是确信九叔应该



有一副强壮的体魄，至少不应该是缩头乌龟。九娘夸张地从花轿窗户向外窥视，远远的枫树，一树的红叶把小河映照得通红。小河岸上聚集了一堆人在看他们的轿子，吹唢呐的人不时又落伍了，与他们的轿子并在一起。九娘第一次兴奋了，九娘不仇视出嫁了，九娘感觉到蚂蚁搬家样的迎亲队伍的美丽，她开始感觉婚嫁的豪迈，她再不怨她娘不让她看九叔了。九娘乐着乐着就拢九叔家，没想到这竟然是桃庄最后一次用花轿子迎新娘。这在桃庄用花轿迎亲的历史上，算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。

两鬓斑白的四奶奶给九娘押衣饭碗时，赠送了一只玉镯给九娘，四奶奶在放玉镯的时候想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！四奶奶仿佛一下就轻松多了。旁边的客人也皆大欢喜，把个婚礼搞得热闹非凡。桃庄人的习俗，凡是新娘入洞房时，年轻的同辈们总伺机阻挠，有要新郎与新娘当众搂抱的、有要新郎背着新娘走的。固然统称闹洞房。当时瓦正阳和瓦正奇就醒目地夹在人群之中。九娘领走了衣饭碗和玉镯朝客人们莞尔一笑冲向了洞房。九娘的脸是面对观众，而笑却在不断地飞跃，飞跃现实，也飞跃未来。

当瓦正奇与瓦正阳雄性地不让九娘过时，九娘仿佛来了一个蛙泳就让他俩吓得不知所措，急忙躲开。这一点大家是太明白了。就是九娘看透了九叔的本质，他憨厚、笨拙、麻木得如一尊木偶，他完全丧失了给九娘作丈夫的灵气。同时九娘，已经难以悟出自己应该从哪儿爱着九叔。好在九娘爱着面子，她始终没有发着，始终没有破坏这个从表面显得非常和谐的氛围，没有破坏这个氛围，就是没有让桃庄瓦氏家族的人们失望。

当九娘向洞房冲刺，并莞尔一笑时，四奶奶也嫣然一笑了。四奶奶的笑，夸大地反应出她为九个子女操劳一生，终因九娘的到来而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。那么玉镯的用场也就显而易见了；二是代表四奶奶完成了光宗耀祖的大动作、大举措，使四爷

爷家世代相传、不得疏漏；三是把九娘紧紧地跟九叔系在一起，这是一种荣光，同时也是一种慰藉，多么的温馨啊！

九娘跟九叔结婚当晚，九娘托起玉镯对着烛光照了又照，她好象看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的玉镯，她看见的是一片混沌和模糊的影子，她焦急地询问九叔，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坐在一旁的九叔扭扭咧咧的说：是……真的……哩……啊！

九娘不再盘问，她较为麻木地戴上了这个模糊的影子。也就明正言顺的成了四奶奶所辖区域的一朵小花，或者说，顶多也就是一只绵羊而已，反正不能当成为一棵大树，当然也就不能成为一只母夜叉了。

3、九娘似是而非的守在九叔的坟茔前哭了两个下午，实可谓声泪俱下，造成了一个凄凉悲伤的氛围。可九娘的确内疚，身为九叔的妻子，没好好照顾九叔，反倒为别的挣扎的男人卖着力气。九娘自己也蒙了，她就守着九叔的坟茔为着别的男人而哭一般，声泪俱下，凄凄切切，好不惶恐。不是吗？荒凉的山间野地，确乎远离了桃庄本身很远很远，桃庄瓦氏家族的人们哪能听见这儿有一只悲恸不已的声音：你死了啊，我怎么一懂事就言不正名不顺呢？你没有帮我什么忙就走了，你也没帮上你爷的忙就走了，你知道么，你就因你里头上的包皮不能翻开，就断送了你爷上的香火！是呀，我有一对光荣的儿女，他们是可以代表瓦氏的香火，可不是你传下的呀！你安息吧，像一只孤独的鸟雀，飞吧，飞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去……

哭罢，九娘又点上一柱香，一张纸。九娘，你就用你最悲恸的情怀来为九叔哭吧，瞧过去你都像一个精疲力竭披头散发的老妈子了，你难道不是一个老妈子吗？五十多岁的女人了，脸上布起了皱纹，想当年，你矮矮敦敦、滋滋润润，确乎一个响当当的女



人。九娘哭后，在清亮的小河里照着自己憔悴的身影，她一边打量自己的容貌，又一边絮叨个没完。

九叔死这天，九娘因为瓦正阳承包桃园的事，去过瓦正阳家。要说九叔临死前与九娘没有个照面，那也说不过去，他们还一起共享过午饭哩。午饭时，九叔还很有先见之明的絮叨了许多，但都很难表达出他的本意。由于絮叨的内容多了，九娘也就可以进行演绎了，九叔要告诉九娘的内容是：你就不要帮瓦正阳了吧，他有他合法的妻子，你以为瓦正奇就是省油的灯吗？你瞎折腾什么呢？用毛主席老人家的话说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你看你，姚素英，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？九娘诧异了，她夹了一口菜塞到嘴里。她一边咀嚼，一边思考，九叔是说不出这样有深意的话的，这完全是她自己的幻觉。如此空前的说教，无论如何，他瓦老九也是说不出来的。九娘停下了一切活动，她用富有张力的眼睛搞定了九叔的脸，像一部富有审美情趣的探测器，检测着九叔，把九叔的一举手一投足音容笑貌，都检测了出来。的确九叔要表达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万万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九叔跟九娘诀别前的最后絮叨了，九娘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感慨道：真够凄惨啊——

瓦正阳和瓦正奇这两个人物，在九娘跟九叔结婚时，他们彼此都才迈进青年时代。他俩非常气盛，论其容貌他们都可以堪称桃庄的帅哥们儿，他俩又有礼节，真是桃庄解放后几十年风云变化的结晶，也是桃庄瓦氏家族的一大骄傲。没有他们两个，我们就容易被历史所迷惑，或混淆，从而我们的生命也将变得枯燥无味。

文化革命前期，瓦正阳在桃庄的政治舞台上占了上峰，那是宣传干事老龙，看见瓦正阳的名字的刹尾一个“阳”字，阳者，太

阳也。就是有让劳苦大众从黑暗中得到解脱,重见光明的意思。宣传干事老龙在群众大会上,提高了嗓门大喝一声:成了,阳者,太阳也。我们桃庄总算有望了。就让瓦正阳当桃庄队长好了!

话音刚落,社员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信任;另一方面,怀着对瓦正阳本身的信任而掌声四起。瓦正阳成了队长后,大家欢呼雀跃,就像把桃庄生产队的边远氛围,带进了城市的热闹和繁荣似的。瓦正阳有副锐不可挡的好身板,他像游魂一样在人们的心中游来游去,他示范性地在桃庄社员们的面前,演示着怎么挖土和犁田的技能。就像搞一场表演赛。社员们看了他的表演赛,都觉得他当队长合适。但合不合适,差不多又没有社员们的决定权。社员们只是叫花儿打光腿,穷欢乐而已。

4 宣传干事老龙总是时时刻刻左右着瓦正阳,那也不是随心所欲,而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他责令瓦正阳带着桃庄生产队的社员们去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,具体什么尾巴,老龙也是叙述得不明不白的。还是通过瓦正阳自己来进行分析和研究,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个大概。言下之意,就是要把那种带来经济效益的东西全部毁灭。这还不明显吗,作为桃庄,目前看到的不外就是那片桃树了,找点人把它毁了,不就得了吗?这还有什么不容易的呢?瓦正阳想道。

那时的桃庄就是因为有一块美丽的桃园,才显得生机盎然的。桃园春天开花,夏天结果。红艳艳的桃花,把桃庄映照出一股儿喜气。还把人们的脸庞映照得通红,只要跨进春天,桃庄就是一个红红的世界。夏天桃子渐渐红了,那些红红的果子,就像一张张喜形悦色的红红的脸蛋。桃园附近有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溪,小溪的水清澈见底,小溪的水曾一度被桃花染得绚丽多彩。那儿的小鱼曾跃出水面,抢走一片片飘浮在水面上的、凋谢的花



瓣,然后又沉入水中游动,瞧上去就像是给它们搽上的口红。现在瓦正阳要找人把桃树毁了,从内心出发,他也不情愿,但既然上面已经把任务落实给你了,那么你还有什么打翠板的呢?于是瓦正阳就毫不含糊的把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。

那一天,瓦正阳组织了桃庄生产队的人开会,其实开会是假,最主要的是,只有开会才能最集中、最全面地挖掘出人才去伐树。没想到这个在他看来是一条封闭的消息,还没有过夜,就被人窃走了。从瓦长水的发言上就可以得出。瓦长水读过小学四年级,在桃庄算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了,但比起瓦正奇,他又要相差一篋片,所以,有些问题上往往又是处于被动局面。瓦长水说道,依他之见,伐桃树是一种残暴的做法,这种做法只能给桃庄的人们带来灾难。瓦正阳怒火中烧,说,放屁——你行,你说说,哪儿有灾难嘛,为什么有灾难嘛?

瓦长水被瓦正阳问绝了,他心慌意乱的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被冷汗浸湿的头发,说,有灾害就是有灾害,我还跟你讲什么理由呢?瓦正阳真真切切的被激怒了,破口大骂道:妈的,你以为你是谁呀,嗯?跟老子我猖狂,我有你猖狂的,今天,你不跟老子我,道个子丑寅卯来,老子是不会放过你的,不然老子们就把矛盾向上交,看人家上级领导信我的呢,还是信你的。瓦长水被瓦正阳问得无地自容了,他还是坚持用手抹了一把被汗水浸湿了的头发,不由自主的说,我才说一句哩,就被你问得十不还一了,算我不对,还不行吗?

瓦正奇听了瓦长水的这一番道歉似的话,很不是滋味,他觉得瓦长水有什么错呢?灾害就是灾害嘛,还能跟他瓦正阳讲什么理由呢?他便替瓦长水说了两句公道话,唉,队长,大庭广众之下,像这样骂一个普通社员怕不对吧?亏你还是一个队长哩。原本瓦正奇也是要攻击砍伐桃树的,作为一个聪明人,作为桃庄仅

有的初中毕业生，作为桃庄人所谓的秀才，他不能直截了当的去提这个事，他得侧面一点，否则他不但暴露了自己的目标，更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。

尽管如此，他的这种说法，还是没有遮住瓦正阳的感觉，瓦正阳说，瓦正奇，你就不要烧阴阳火了，你跟瓦长水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你们也是一丘之貉。瓦正奇见势不妙，也没敢较劲，便妥协了下来，说，我只不过说说而已，队长，你要骂就骂吧。

瓦正阳见瓦正奇妥协了，他便更是盛气凌人，就像抓到了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，说，弹尽粮绝了吧，我就知道你就只有那么大一把水，告诉你，要想跟我斗，还没有生那根人。此时此刻，社员们在台下叽哩咕噜的吵闹了起来，好象都上升了一股火气，觉得瓦正阳有理不饶人。但又没有大明公道的抖出来。瓦正奇呢，像一棵萎蔫的树一般，缩在一个不很醒目的地方，再也不插嘴了。

从发言的先后程序上看，先由瓦长水开路，然后由瓦正奇补后尾。言下之意就是先由瓦长水探探路，再由瓦正奇来个河翻水涨。而且瓦长水能够大胆的说话，完全不是他自己的意图，完全是瓦正奇在幕后操纵的结果。瓦正阳回到家就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。瓦正阳分析来分析去，觉得这里面虽然他占了上峰，但总感觉他不过是采取了权力过压的形式来解决的，而不是他的真正能力的具体体现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瓦正奇真还没把他放在眼里呢。他还得另外想办法收拾收拾瓦正奇。

5 后来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帮朋友，他们满口的吵着嚷着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另外还责令瓦正阳寻思一个反革命斗斗看，因为那一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在清理反革命的材料，没是反革命的，想方设法都要弄成反革命。还说，这